

高考

难忘的1977

——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

文廉振孝

凭考试上大学？我不相信！

张彦文来的时候，我正吃早饭，手上正端着一碗玉米糝子。

彦文说：“把饭放下，跟你说点事。”

放下碗，两人走进屋，掏出烟点上。

“听说了吗？要恢复高考！内部消息，绝对可靠！”彦文声音压得很低。

看他神秘兮兮的样子，我很茫然：“高考是啥？跟咱有啥关系？”

彦文急了：“大学招生不用推荐了，谁都能报名，只要成绩好就能上！”

“瞎扯！不可能！哪有那么好的事？你可别瞎传了！”

彦文咬住烟屁股深吸一口：“我只告诉你一个，保密啊！”说完就走了。

张彦文是初66级，大我五岁，有老婆孩子。我们俩先是书友，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过了一星期，初中同学王振良又从打井队工地跑回来专门给我说这事。“昨晚听打井队的西安师傅说，大学招生要考试了，我们打井队的几个西安娃都请假回去复习了。”

我听了有点相信，但还是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。
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张彦文把我叫到他家：“消息是千真万确的，考试时间都公布了。”

“不是还没开始报名吗？万一不让我报名咋办？”

“只剩下一个半月了，你得抓紧时间复习呀，别天天往农场跑了！”

那段时间，我正带着一帮青年在村北庄子的石鼓农大平整土地。

看了电影《决裂》，吕效祖老师提议办个石鼓农业大学。

大队把北庄子的土地全部交给农大，让张继忠负责，我和吕延风当副手，要求先建农场，再办农大。

我们不敢马虎，天天忙着修渠平地，还准备建教室建宿舍请人上课呢，哪敢扔下就走？

复习？老虎吃天没法下爪！

农场的青年纷纷请假，张继忠不敢做主，急忙向大队报告。

大队研究了一下，说既然有这么个机会，就让娃们先考试吧。

得了尚方宝剑，我才敢回家复习，这时离高考只剩一个月了。

没有任何复习提纲，没有任何参考资料，老虎吃天没法下爪啊，怎么办？

跟张北平张保良几个同学商量一下，说出去看看别人咋干。借了一辆自行车，跑到汴河南去找刘良和刘毅锋。

刘良把自己关在后院的一个柴房里，头顶一盏昏黄的电灯，身后一张两尺宽的小床，面前一张木板当小桌，桌上堆着几本旧书，也没任何复习资料。刘毅锋也在家埋头苦干，也没什么资料。

“就这么干吧，能考啥样算啥样！”刘良说。



1977年高考报名。



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步入考场。



1977年高考。

回来跟大家一说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各人都把自己关起来翻旧课本，我也把自己关在空房子里闭关修炼。

语文死记中心思想，政治死记关键名词，历史死记农民起义，地理死记各种数字。整天死记硬背，背得脑瓜仁都疼，睡觉不实，吃饭不香，走路直打晃。

这样不行，还没考试说不定先把自己撂倒了，赶快调整战略战术。找北平和保良一商量，大家都聚在北平家，互相问答，互相测验，气氛轻松了不少，复习效果也比先前好了一些。

临近考试，赵中开设了辅导班，我们都跑去跟班复习。幸亏

这半个月的复习，有廉登宵、董应策、于绍德、董宗典等名师的点拨，我们心里才亮堂了许多。

赶考，几度欢喜几度忧

礼泉县只有一个考场，设在礼泉二中。

考试前一天，我借了一辆自行车，仔细检查了轮胎和链条。钢笔铅笔圆珠笔各准备了两支，其它文具也都一一备好，反复查验。

天没亮，母亲就给我煮了一碗汤挂面，里面埋了两个荷包蛋，吃完身上暖和了许多。

推开门，天色微光，北平和保良已经在路边等候，一边搓手一边跺脚，嘴里呼出的热气立刻变成一团白霜。

这一天是1977年12月9日，星期五，农历十月二十九。

等了一会儿，人聚齐了，骑上自行车，我们沿着战备公路一路向西，奔向县城。

找到考场，发现门外已经聚集了上百号人。许多老同学三年没见了，见面打招呼，问的都是同一句话：“准备得咋样？”然后都摇摇头，故做谦虚状。

门开了，大家一窝蜂涌入，各自忙着找自己的考位。

第一科考数学，一拿到卷子我就傻了：题量超大，两张大纸印得满满。仔细一看，有些题会做，有些题从未见过，怎么答呀？心里立时就紧张起来。

这一紧张坏了，脑子开始发懵，额头开始冒汗，拿笔的手就不停地抖起来。

没法答题了，只好放下手中的笔，端坐在椅子上看着黑板发呆。监考老师跑过来问我有什么事，我摇了摇头没说话。

那一刻，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，什么也没想，只是下意识地用左手狠掐自己的右手虎口。

坐了不知道几分钟，好像一阵冷风吹过，心里一下子又豁然了。心不慌了，手也不抖了，接着我又开始慢慢答题。

下课铃响时，数学题我只答完了四分之三。

那一天心情糟透了，考完回家，父母问考得怎样，我没吭气，进屋躺在炕上独自流泪。

第二天上午考语文，一拿到卷子我就乐了，作文题是《难忘的一天》，我正好写过一篇！

那是在汴河打涵洞的时候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新闻，心里非常难过，流着泪在日记本上写了一篇文章。复习时就猜测会不会有这样的题目，还专门把那篇文章拿出来看了几遍，印象极为深刻，没想到还真用上了！

扔下小题先写作文，一口气写了800字。写完检查一遍，再答填空题、选择题、发挥题。全部答完又检查一遍，下课铃响才从容交卷。

考试进行了两天，自我感觉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考得不错，物理、化学一般，数学可能很烂。

等待，一波三折使人愁

考完了，第二天扛起铁锹

又上了农场。

大家见面都问：“考得咋样？”我对谁都是同一句话：“考砸了，别问了！烦！”

过了半月，听说放榜了，我们几个又骑车到县城去看榜。

教育局墙上贴了几张红纸，周围围满了人，都在挤着找自己的名字。每个人都从头往后找，找到自己名字立时欢呼雀跃，找不到的就默默转身离开。

我心跳得突突突，一个个名字往下看，生怕漏掉。突然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我也欢呼雀跃！

过了两天才知道，我们村有四人上了分数线，其中三位是老三届，年龄小的只有我一个。

喜出望外啊，真用得上杜甫那句诗了：“漫卷诗书喜欲狂！”村里人见面都道喜，父亲乐颠颠地买了一包糖一包烟见人就散。

过了半个月，有人收到了某某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第二天，又有人收到了某某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我想，瘦肉一般都沉在锅底呢，我的晚到，一定会更好！

就在这种等待和期盼的煎熬中，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月，我的心渐渐由热变凉。

春节过完了，拿到通知书的人在众人的欢送下喜气洋洋地离开了赵镇。我装作若无其事，天天还在农场和一群年轻人打打闹闹，其实心里比苦瓜都苦。

我碎爸廉登峰是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以前从来不给我好脸色。这次见我考得还不错，夸了几句，提议让我去赵镇小学当民办教师。

补录，喜讯来得猝不及防

学校安排我教三年级语文，一上课我便跟孩子们打成一片，所有的不快都一扫而光。

学校校长和老师多是我曾经的老师和同学，他们帮我熟悉情况，帮我准备教案，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
我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心想，明年我会再考一把，考不上就继续教书，一辈子当个老师也不错！

日子就这么过着，突然有一天，邮差把一封挂号信送到了我家。拆开一看，竟然是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！

喜出望外，喜极而泣，父母的脸上都挂着泪水！

报告了大队，报告了学校，临行前走进教室，我对学生们说：“同学们，老师要走了，今天咱们不上课了，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不好？”同学们齐声叫好！

于是，我便讲了我在赵镇小学的最后一课——《一双绣花鞋》。

事后得知，高考录取刚开始时还是有杠杠的，一批家庭成份不好，或父母有历史问题的青年，都被挡在了大学门外。后来还是小平同志发了话，才取消了各种限制，又扩招了一批，这才有了我们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重生机会。📖